



关东戏剧文学丛书

郑守志

剧作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郑守志同志近照

序

李 改

在吉林省的戏剧创作队伍中，郑守志是我敬重的作者之一。他的作品，他的为人，乃至他的形象，都使我感到朴实、亲切。因此，在他出版这本选集的时候，我很愿意写几句话。

我认识郑守志应该从1978年算起。此前虽然看过他写的戏，也见过他本人，但没有多少交往，更谈不上熟悉。1978年，他以大型话剧《青山寨》参加省汇演，我也刚刚调到省戏剧创评室，这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接触多起来，才逐渐达到了相互间的了解。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和蔼的面孔，认真的表情，稳健的谈吐，和有控制的、偶尔爆发的感情冲动。特别是当他因重听常常以手为屏置诸脑后侧耳聆听别人发言时，那凝定专注的情态更是令人感动、难忘。我觉得他是一个谦虚的、内向的人，一个长者的形象，教师的形象。

是的，郑守志确实是教师出身。他1932年出生于吉林省扶余镇，5岁丧父，生活清苦。解放后读师范，抗美援朝时毕业，曾任长岭县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教师达15年之久。1970年10月被抽调到县创作组，开始从事专业戏剧创作。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

郑守志常说，搞戏剧创作，他是“半路出家”，“拿鸭子上架”，这话倒也不假。但令人佩服的是，他终于取得了成功。18年来他发表或上演了各类形式的大小剧本（包括单出头和二人

转)十几部并多次在省内获奖,本集收入的三部大型话剧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郑守志戏剧创作的某些特色。那就是:浓郁的生活气息,独特的艺术感受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感受是郑守志戏剧创作的两大支柱,而细腻的人物刻画则是他赖以成功的“法宝”,也是他追求的目标。他曾经在一篇短文中写道:“古今中外有生命力的作品,无不来源于作家对他所描写的生活的‘烂熟’和‘吃透’。”并且强调说:“我认为对生活‘烂熟’、‘吃透’的主要东西,应该是人,特别是人的内心世界——人的意念、感情和思想。”说得多么好啊!读一读他的作品我们就会感到,这决不是妄语虚谈。郑守志笔下的人物是丰满的、鲜活的,而生活的气息和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就附着在、蕴含在这些人物身上。

应该特别指出,郑守志的创作道路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前面说过,他是教师出身,又是“文革”中进入创作队伍。基于这两点我们不难想象,要摆脱“为政治服务”、工具论、武器论和“三突出”那一套以说教为目的的创作模式,对郑守志来说是多么不容易!然而他决心摆脱那一套,艰难地、扎实地、一步一步地摆脱着。依我看,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创作大致可以说迈了四大步:第一步,1978年他创作的《青山寨》还是以写故事为主,人物是故事的附庸,是没有个性的“高大全”式的“英雄”。第二步,到了《家务事》(1981年创作)他已经注意到在故事情节中刻画人物性格了,但还不能说是以写人为主。第三步,1984年发表的《夕照青山》则不同。这出戏集中笔墨写了三个离休老干部,是他向高层次迈进的第一次冲击。第四步,最近创作的《卧虎山下》是他的第二次冲击,在这部作品中他特别注意了对各种人物的心态的描写。当然,郑守志的作品似乎还不能尽如人意,《卧虎山下》也不能说真正达到了“人学”的层次,对人性、人

生还缺乏哲理性的思考和艺术提炼；但是，他的路是走得正的，而且总有进步，这一点十分难能可贵。我衷心地祝愿他更上一层楼，最终达到戏剧创作的峰巅。

我是了解郑守志的。作为长岭县戏剧创作室主任，郑守志具有两个异常突出的优点。一是他本人有一种不甘落后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一个死要面子的自尊心，干不上去就觉得脸红心跳见不得人，这使他发奋，使他勤学，使他相信“人只要努力，学啥就能会啥，务啥就能有啥”。二是他善于团结人，自己象“老抱子”一样，谁的作品搞上去了他都高兴，绝无嫉妒之心。长岭县创作组人才济济，绵延不绝，出了个郝国忱，出了个冯延飞，如今又出了个隋程雁，不能不说都与这位“老郑头”有关。据说，现在郑守志还在本县联系着不少业余作者呢！

一个这样的创作集体怎能缺少这样的带头人？一个这样的带头人又怎能离开这样的创作集体？郑守志和长岭县创作室密不可分。他们已经开始形成一种风格——长岭的风格。真的。

目 录

序.....	李 改 (1)
家 务 事.....	(1)
夕 照 青 山.....	(81)
卧 虎 山 下.....	(155)
后 记.....	(241)

家 务 事

(六场话剧)

时 间

当 代。

地 点

农村某公社。

人 物

张书记	50岁，公社书记。
张 妻	40多岁，张书记老伴。
晓 东	25岁，他们的儿子，公社农机厂工人。
晓 娟	女，23岁，公社医院护士。
王院长	女，40多岁，公社医院院长。
潘 河	40岁，社员，晓娟的舅舅。
刘主任	50岁，公社主任。
管秘书	40岁，公社秘书。
老队长	50多岁，生产队队长。
老 林	40多岁，公社林场场长。
小 贾	30岁，公社砖厂厂长。
李大夫、护士甲、乙，女客甲、乙，青年甲、乙，群众若干。	

第 一 场

〔初夏。

〔公社医院的院子里。

〔舞台左侧是医院办公室连着的诊室、病房伸向幕后。台左是医院大门，用竹篱笆隔成院内院外。大门外有一棵垂柳，随风摇曳。院内有花圃。办公室窗前有浅蓝色靠背矮凳，可供坐息。

〔幕启：朱大夫肩上挂着听诊器，护士甲端着一盘医疗器械，从病房方向上。进办公室，脱去工作服，准备下班。

〔护士乙背着背兜从大门外进来。见李大夫和护士甲在办公室里，紧跑两步到窗前。

护士乙 （招了招手）李大夫、小关，来来来！

李大夫 （从窗户探出身子）你又有新闻？

护士乙 奇闻！天字第一号奇闻？

李大夫 算了吧，没人听你扎乎。

护士乙 （惋惜地）哎呀，你们咋不信呢，都奇出花来了！

〔李大夫和护士甲从办公室出。

护士甲 真的？

护士乙 （神秘地）听人说，昨天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大姑娘大白天就在大道上搂脖子抱腰地恋上爱了！嘿嘿……

护士甲 是吗？

李大夫 别听她瞎说，乡下还能有那种事！

护士乙 有人亲眼看见的！

护士甲 兴许是外来的小流氓，不嫌碍疹呗！

护士乙 哪呀，人家说那女的，就是咱医院的！

李大夫 谁？

〔护士乙四下看了看，刚要开口，晓娟拎着个拖布从病房方向上。

护士乙 （立时憋了回去忙打招呼）晓娟还没下班？

晓娟 啊，这就下班了！（进办公室脱工作服）

李大夫 是她？

〔护士乙摆手制止。

护士甲 不怪王院长总反对唱那“爱情，爱情”的歌儿呐。

晓娟 （脱工作服对窗外）小炳，有什么新闻吗？

护士乙 没有，没有！

晓娟 那你们喊咕啥呢？

护士乙 啊，说你唱的歌儿好听。

晓娟 是吗？（兴致勃勃地拿个歌片儿出来）你们听，《甜蜜的事业》里的插曲。（哼起来）“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

护士甲 小声点，王院长听见……

晓娟 怎么，她反对唱爱情歌曲，她怎么也恋爱，也结婚，也生了一帮小孩呐？呵呵……我看哪，乡村这老风俗真够呛！唱！（又唱起来）“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

（王院长穿着白大褂，迈着庄严的步子，从病房方向上）“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护士甲、乙见王院长，急忙溜走了。李大夫捅晓娟一把，晓娟全神贯注地唱着，李大夫也走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王院长 （往前凑了两步，严肃地）晓娟！

晓娟 （回头见是王院长一吐舌头，）到！王院长……

王院长 病房那脏水桶，都漾出来了！

晓 娟 我，好好！（把歌片欲揣进兜）

（王院长伸手要过歌片。晓娟跑进幕后的病房拎出脏水桶，欲往右侧去倒。

王院长 （忙示意大门外，不耐烦地）那边！那边（晓娟在王院长的背后做个鬼脸下。坐在长凳上看那歌片儿。晓娟从大门外转回）。晓娟，坐那！（晓娟坐下）你来两个多月了，觉着工作做得怎样啊？

晓 娟 （一下窘住了，直劲卷衣襟）嗯，一小般吧！

王院长 正经一般呢。照你这个干法，得当一辈子护理员，倒一辈子脏水桶。看你这身穿戴，在大城市行，这农村，人们看着就炸眼！要随俗，懂吗？这不光是你个人问题，群众有舆论，会给咱们单位带来坏影响。（晓娟显出无所谓的样子。树上的鸟叫得很动听，她的精神被吸引过去）孙晓娟，领导跟你谈话呢！

晓 娟 我这不听着吗。

王院长 医务工作者，工作上可以“三不背”。可处理个人问题上，还需要男女有别。听人们传扬，昨天你和一个小伙子怎么来？

晓 娟 （感到意外地）没怎么呀！

王院长 没怎么？说是和一个小伙子，还搂脖抱腰的？

晓 娟 啊？这，这简直是造谣！

王院长 （掂着那个歌片儿）整天地爱情、爱情，这可是爱情上了！真真……

晓 娟 （忽地站起来）王院长，你……

王院长 坐下，坐下！刚参加工作不久，把工作干上去，学点真本领是正事。婚姻问题嘛，不必忙于解决，况且现在还提倡晚婚吗！（欲走）

晓 娟 （有些着急地）王院长昨天那事……

王院长 算了，算了！往后注意好了，过去的事，我又不想多纠缠！（又欲走）

。（晓东上）

晓 东 王院长！

晓 娟 （一愣）你？小张！

王院长 啊，晓东啊！是不给张书记取药来了？这几天忙得脚不沾地，没顾得送去。坐，坐！你爸爸这个当书记的也是，高血压那么严重，还坚持工作，又蹲点又调查，连病也顾不得看。我要不想着送药去，他多咱不愿登医院的门。

晓 东 王院长，我不是来取药。

王院长 那好哇，来坐一坐也好吗！张书记在家吗？

晓 东 下乡了！

王院长 你妈妈也挺好吧？那老太太才响快呢，虽说是干部家属，一点也不那个。我们姐俩可对劲了。是不有事呀！

晓 东 我来看看病！

王院长 咋的啦？快到屋！

晓 娟 王院长，你说的昨天那事，问问这位小张同志就知道了！（生气地下）

王院长 （一愣）怎么？昨个是你？

晓 东 （惊疑地）怎么了？

王院长 哎哟！（点着晓东的头）你个虎小子，相中了，跟姨说一声，给你当个大红媒，明媒正娶有多好，那么搂脖子抱腰地恋，让人家看着……（笑笑）是不看外国电影看的！嗯？

晓 东 （茫然）王院长，你都说些啥呀？

王院长 哼哼哼！还想瞒着我？我问你，昨个，你和孙晓娟有没有那么回事？

晓 东 王院长，您误会了，昨天我骑车子从平安镇往回走，正赶上孙晓娟同志从县回来，她刚下车，拿了好多东西，还有你们医院的几箱药。她拦住我让我帮帮忙。嚯，我这车子，连驮人带驮药，五里多地好不容易送到你们医院门口。

王院长 人们可真能起哄！就算是这样，一路上你那小心眼儿里就没那个什么？哼，我才不信呢！快告诉姨，你倒是没有意思？

晓 东 王院长，当时啥意思也没有，真的！

王院长 这阵呢？

晓 东 嘿嘿……

王院长 笑啥？（学着晓东）“嘿嘿”正经事就没啥啦！哎，你是不是不了解她呀？叫我看晓娟这孩子可不错！长相不用说，拿到那儿也比得出！论才嘛，卫校毕业，有技术，工作正经造一气呢！（晓东不语）你是不嫌护士低气呀！这也是革命工作嘛，再说就看领导怎么用人了。她还是很有前途的，锻炼锻炼就可以提个护士长。将久拿到办公室来也够料儿！呵呵呵，哎，你用不用再看看？

晓 东 （慌乱地）别别！

王院长 （对办公室）晓娟，倒杯水来！（晓娟倒一杯水递到王院长面前）先给客人。

〔晓娟递水，晓东不自然地接水。

晓 娟 （大方地）张晓东同志，你是不跟院长说明白了？人们真能瞎哄，弄得院长好个批评我。噢！我再拿个杯来。

（回办公室）

王院长 不用了。（对晓东）刚才我不过问问，谁知道是这么回事呀！

晓 东 您千万别批评她！我们根本就没那个什么……

王院长 看看，来不来就护上她了。哼哼哼……（抬头发现院外有人来）-哎，晓娟她舅舅来了，你要是同意，我当她舅舅提提。不同意就算了！（佯装欲走）

晓 东 咱这样的能行吗？

王院长 你个小调皮鬼！走吧，看病到诊室。（与晓东下）

〔潘河袖着手、懒洋洋从大门外上。〕

〔老林和小贾从诊室方向走来。〕

小 贾 那不是老潘吗，苍蝇又尬馓子啦？

潘 河 浑身难受，弄点药吃。

老 林 干啥活呢？

潘 河 唉，咱能干啥，有劲使不上啊！光吵吵机械化，技术人儿没人用，上哪化去！

小 贾 你那还叫技术哇？出民工跟两天汽车，回来就血迷心的要开拖拉机！你知道拖拉机拆出多少零件来？

潘 河 哦？这……

老 林 老潘，干啥也不那么容易哟，还是来点实际的吧。

小 贾 没那能水，就别想高口味，出点苦大力吧，别一天净躺在炕上看房笆！

潘 河 （对小贾）嘿嘿，你小伙也别唱那高调。你咋知道千方百计往上巴结？那点老底谁不知道咋的，为了溜须领导，把鸡屁眼子都抠松了，才当了个砖厂厂长！

小 贾 喂，你这是什么话！是不是皮子紧了，没人给你熟熟！
（说着要动手）

老 林 （拦挡）算了，算了，跟他扯啥！

潘 河 （先是抱起膀等着挨打，见老林拦住，又来了劲头）你小子也别抖擻，我老潘不缺胳膊不少腿。论能耐……

小 贾 你那能耐多去了，还能窜房越脊，是吧？

潘河（显示地）这不是吹，想当年，（脚一跺）嗖——

小贾（发泄地抓起他的帽子扔上房）嗖，上房了！哈哈……

潘河哎哎，闪了汗，闪了汗！本来就感冒。（连打两个喷嚏！）

老林走吧！走吧！（拉小贾嘻嘻哈哈地下。）

潘河什么玩艺儿呢，狗眼看人低！（看看房上的帽子，蹿几蹿没够着）

〔王院长上〕

王院长老潘来了。蹿蹿儿的干啥呢？

潘河帽子！帽子让风刮房上去了。

王院长一会再取，正有个事找你商量。

潘河当院长的找我商量事儿？那赶上抬举我啦！（卷烟）

王院长坐，坐，坐下唠。你那外甥女在你跟前，有事我只能找你了！

潘河（一惊）怎么，是不工作上出漏子啦？

王院长不是。我是说她现在工作有了一定了，年龄也不小了，她的个人问题，当长辈的也该帮助考虑考虑了。

潘河（放心地又卷起烟来）是提这节嘛，前前后后提媒的真不少，我都没相中。谁让咱当舅舅了，娘亲舅大，得给我主权一大半子。

王院长都差啥呀？

潘河不是本人不相当，就是家庭不如意。头些天县水产局罗局长托媒人给他儿子提亲，家庭不错，有权有势，一打听，他儿子不行，虎潮潮的，还三天两头抽羊角疯；还有一份是个代课教员，小伙子精干儿水灵儿的，年龄也相当，可家庭不行，吃农村量，将来子孙后代，招工考学都受影响。

王院长呵呵呵，考虑得还怪周到呢！

潘 河 不周到还行，孩子们一辈子的事。

王院长 我给提一个保你满意！

潘 河 谁？

王院长 公社张书记的大小子。

潘 河 张晓东？

王院长 怎么样？

潘 河 不行，不行！

王院长 家庭不错，小伙子不赖歹，咋个不行？

潘 河 怕咱那个孩子配不上人家。

王院长 人家早就相中了，今儿那小伙还主动来托媒人求婚呢！

潘 河 （无限喜悦地）是吗？这么说我跟张书记快轧亲家啦！

嘿嘿……

王院长 你得征求征求晓娟的意见，要是都同意了，我找机会让他们谈谈。（下）

潘 河 中，中！包在我身上了。（走到办公室窗前）晓娟哪！

晓 娟 （隔窗户）舅舅，干啥来了？

潘 河 感冒啦，来看看病。

晓 娟 （从办公室出来）走吧，诊室在那边。

潘 河 不用去，搁你那公费证开出点索密疼就行。

晓 娟 这怎么行？

潘 河 没事，你就说你感冒了。

晓 娟 人家也没感冒哇！

潘 河 咳咳，到大夫跟前打两个喷嚏不就行了！（晓娟生气不语）做一回卫生工作，这么点光都沾不上。你在我跟前，什么事我不跟着操心……

晓 娟 行了，行了，你不就是吃药吗。（欲走）。

潘 河 别走，别走，还有个事儿。

晓 娟 什么事？